2005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王　蒙　主编
林建法　选编

ZHONG GUO ZUI JIA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八周年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林建法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 林建法选编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1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 王蒙主编
ISBN 7 - 205 - 05999 - 2

Ⅰ. 2… Ⅱ. 林… Ⅲ.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Ⅳ.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830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沈阳市第二印刷厂
幅面尺寸：146mm × 208mm
印　　张：19 1/4
字　　数：450 千字
印　　数：1 ~ 8,000
印刷时间：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时间：2006 年 1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陶　然
封面设计：陶　洁
责任校对：吴艳杰

定　　价：30. 00 元

销售热线：024 - 23284324
23284300

张新颖

从一个选本看 2005 年中篇小说

林建法从 2000 年编选年度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每年编两本书，也许不算什么，尤其在这个有那么多文学年选的出版小潮流中，这似乎是件随意和容易的事；随意和容易的事，是不需要坚持的，做就做了，不做就拉倒，犯不着怎样怎样。但林建法坚持了六年，你就不能说是随意的了；你也不敢说是容易的了，在这个加速度变化的时代里，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事情，有多少是容易的呢？

我愿意强调时间的力量：必须具有一定的时间的量，才能够使得有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慢慢累积起来、慢慢显现出来。而慢慢的累积和显现，需要的是人的坚持。林建法既已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大概还会再坚持下去，一如他编《当代作家评论》，个人的坚持和时间的持续，让一本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事业。

时间能够慢慢累积意义和价值，时间也会一点一滴地销蚀和侵吞生命。“生命的酒酿不断地一滴一滴消失 / 生命的树叶不停地一片一片飘落”，宗璞在《四季流光》中，借《鲁拜集》里的诗句发出悠长而感伤的喟叹。《四季流光》写五十年前四个女生，她们经历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在变迁中遭遇苦难和命运，到最后，在衰老和疾病中安度残生，而有的已经先行去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和社会强加到人身上的劫难和对于个体生命的摧残，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带着这种经历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里的叙述也屡见不鲜。但是，文学怎样来叙述历史记忆和苦难，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勃兴，以粗糙、稚拙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创伤疼痛直接地反映出来，生命创痛的直接性表现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不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性分析逐渐压倒了以个人遭遇来表现生命创痛的叙述，文学的文化、思想反思逐渐代替了文学表达的直接性，被称之为“反思文学”的潮流走上了主流地位。这一过程的得得失失，是不可用简单的发展进步观来论定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诚然巨大，个人遭遇的直接性、生命的血肉之痛，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刺穿却也无可替代。

《四季流光》写这四个女生半个多世纪的坎坷遭遇，并不多么用力于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相反多的是感慨，伤怀，是不甘心又无可奈何，是百感交集：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在这样那样的情形下，一点一点消失，走到了尽头。笔调温婉而忧伤，一句一句诉说着四季女儿，一个一个从“公主”的花团锦簇的热闹中走出来，越走花朵越少，越走树叶越少，花也少叶也少，只剩个自己，而自己所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用柔弱的生命和生命的变化去直接面对历史和苦难，用生命尽头的感伤和感伤中的质问去直接面对时代和遭遇，似乎力量不成对比，其实却也可能造成力量对比的反转。

宗璞是 1928 年生人，《南渡记》写完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周岁，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今年 5 月，多年不出远门的她到上海来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宗璞作品研讨会”，我见了这位需要人陪伴照料的老人，虽是“文坛秀气”，却自有“秀气”的力

量。否则哪里会拖着病体写四卷《野葫芦引》，“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写生命的伤痛。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丈夫死于车祸，由此开始了她的哀伤：“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小说就是这样开篇的。接下来是“我”为了排遣哀伤而旅行，在乌塘和三山湖遇到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在这里，悄悄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就是，这个内心包藏着哀伤的人，没有只盯着自己内心的哀伤，她看见了别人的生活，看见这么多的人和事，看见了这么多人和事中的哀伤。个人的生命伤痛和更多人的生命伤痛连到了一起，这哀伤差不多就成了广阔生活的基调一样的东西，它变得厚重、基本和普遍了；与此同时，个人内心包藏着的哀伤也可以散发出来，见过那么多带着生命的伤痛而生活着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一个人能够从本来可能压垮她的哀伤中自救出来，获得继续生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重新获得，不是对哀伤的抛弃，而是哀伤转化为力量的结果。

迟子建是一个带着生活世界的生动信息和丰富能量而成就自己的文学的作家，而当她的个人生活遭遇不幸之后，她从这种不堪的不幸中走出来，也本能地依靠了广阔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力量。在这样一种伤痛中对生活世界的重新“看见”，我想，对她以后的创作会给予更为强大的支撑吧。

迟子建的朋友蒋子丹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了一篇《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读书》2005 年第 10 期），知其人而评其文，那里面的意思说得很好。

生活世界是怎样的呢？你要“看见”它，不用说，得有一种能力，穿透庸常表面的覆盖，“看见”下面的东西。须一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在水仙花心起舞》中，再一次显示了她那种在电光一闪中目击生活秘密和人性秘密的擅长。阿丹，一个轻度弱智的美发师，人们只知道他的发型做得好，家里人只知道他养水仙花，而这颗弱智心灵的独特感受和丰富却没有人懂得。小说叙述了阿丹在五个青春女性的引导下飞扬起舞，青春骤然觉醒，爆发出对美丽生命的礼赞的一次经历。这一经历何其短暂，却影响甚至是左右了阿丹此后的生活。这一核心经历，它的性质是唯美的，激情的，纤尘不染的，同时也是脆弱的，似乎脱离现实，不堪现实一击；实际上却又成为一个人在现实中生活的执拗的力量支撑，因而看起来特别不现实的东西却成为了现实，哪怕是一个弱智心灵的现实。

何言宏论须一瓜的小说，著文《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以如何逼近现实为重心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讨 《上海文学》2005 年第 11 期 。从须一瓜的小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逼近现实和潜入创作者个人的内心，并非是相反的两个方向，现实的秘密也正可能是个人内心的秘密。如同迟子建怀着个人的生命伤痛而发现了更普遍、广大的生命伤痛，须一瓜之所以能够在平凡现实和被忽略的人生中发掘出超凡脱俗、纯真耽美的激情，应该也可以说是她内心就有这种性质的东西吧。如何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如果不能发现创作者个人内心和现实的相通节点，也许还要在到底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这样的争论中持续下去而无所适从吧？

我们到底置身于什么样的现实之中呢？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杨少衡的《该你的时候》，格非的《不过是垃圾》，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所写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离我们个人的生活看上去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可是你能说这不是包围着我们个人生活的现实吗？你能说这与我们个人的生活不是息息相关吗？而当作家以文学

来进行叙述的时候，创作者个人内心的感受又是怎样影响着、甚至是决定着叙述的？

就拿《中北路空无一人》这篇小说来说吧。我们依稀还记得“工人阶级”这样的词吧，曾几何时，大家是很羡慕工人的；可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与工人连在一起的气派的厂房、壮观的场景逐渐从现实中消失，最后只能退隐到一些人的记忆中去。方方做过装卸工，她说过去的同事，“老的大多已经去世，年轻的大多已经下岗。”“每次我听到他们的消息时，没有多少欢欣，心里反倒有更多的疼。”《想说的并不多》，《上海文学》2005 年第 5 期 而今天的现实所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一些人的境遇和命运，还有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感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等几乎无所不在的方面。方方的这篇小说，还有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呈现出现实的巨大缺陷，这些缺陷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甚至连阴谋和丑恶也堂而皇之地存在着。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借用话剧《青春禁忌游戏》里的台词来说，“你们学会用现实世界的缺陷给自身的卑鄙包装了……道德的低能儿！”多数人与现实的缺陷和阴谋妥协，不肯妥协的人将变为孤单的人，而孤单是可耻的。在不讲道德的现实中，你为什么要坚持道德？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现实世界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现实是有巨大缺陷的，就是因为坚守道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被剥夺到对整个世界都束手无策、内心也空空荡荡的程度，不应该把他最后一点基本的坚持也剥夺掉吧。

谈文学而谈到道德，早就让人烦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之一种。

面对现实当然也就意味着面对历史。王瑞芸的《姑父》和丁伯刚的《落日低悬》写的都是背负着历史重压的人。《姑

父》里的姑父不但被几十年来的历史完全扭曲、摧毁了，按理说这样的命运让人同情，可是这样的命运同时也使他变成了一个连亲人也恐惧和厌恶的人。姑父终于死了的时候，年轻的“我”大大松了口气。似乎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过去了。可是，历史的寒气真的就不会渗透到现实甚至是未来吗？《落日低悬》就写出了现实中的历史。以为已经过去了的人与事，也许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能借尸还魂，纠缠住你不放。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历史的鬼随时可能叩叫现实的门。

吕新写作那么多年，基本的状态是沉浸在中国北方的乡土记忆中而孤独地叙述着，《木蝴蝶》也是这样的作品。历史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大词”，而是个人的记忆，是普通生活的记忆，是土地漫无边际又无声无响的记忆。文学因为这样具体而散漫的记忆——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想象——而对抗着被惯常的历史叙述而空洞化和格式化了的历史。文学不是为了给这样的历史叙述完成填空和演算才存在的，文学叙述历史，文学叙述现实，却并不是以对历史和现实的臣服而存在的，当然更不是以对某些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叙述的臣服而存在。

历史和现实，说得简单而具体一点，就是让人清醒地意识着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怎么样，如此等等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文学也应该有它自觉的意识。事实当然并不是这样的。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不妨看作是当代文学和艺术的一种寓言：从一个荒僻、贫瘠、苦难重重的村庄，走出了一个热爱电影的少年。十年后，这个山村少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导演，要回来拍电影。令他的父母、兄弟和山村所有人都不明白的是，他要拍的并不是这个破落的山村，而是一个搭建起来的、用油漆涂得光亮耀眼的村庄。

不用说，在当代文学和艺术中，确确实实搭建起来了一些涂满油漆的村庄。岂止是涂满油漆的村庄？与国际接轨的富丽

堂皇的建筑也不知搭建了多少，连涂满油漆的人和非人也到处可见。当代的文学艺术家，要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条路上走来的，忘了自己是谁，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自己怎么样，谁又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2005 年 11 月 22 日

目 录

序 从一个选本看 2005 年中篇小说 …… 张新颖 1

韩少功 报告政府 …… 1
迟子建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86
方 方 中北路空无一人 …… 142
杨少衡 该你的时候 …… 203
格 非 不过是垃圾 …… 259
孙春平 怕羞的木头 …… 290
吕 新 木蝴蝶 …… 333
宗 璞 四季流光 …… 412
王瑞芸 姑父 …… 456
丁伯刚 落日低悬 …… 482
须一瓜 在水仙花心起舞 …… 523
李约热 涂满油漆的村庄 …… 558

存 目 …… 595

韩少功

报告政府

一

那天晚上闷热。警察把我的朋友送进 2 号仓，把我带到 9 号仓门前。我还在回想朋友刚才回头时恐怖的眼光，就听到一声大喝："进去！"

身后有关门的哄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我在黑暗里摸索，瞳孔好一阵才慢慢适应昏黄的光雾，渐渐看清了这里的砖墙。房子高得像一口方方的竖井。沉淀在井底的一些活物醒过来了，纷纷坐起来，或者站起来。二三十颗人头中，年轻人居多，也有几张皱纹脸。他们大多剃着光头，目光一齐落在我身上，透出一种发现猎物时的饶有兴趣。

"又来了一盘菜。"有人打着哈欠。

"带了什么危险品？"这句话像是问我。

我摇摇头。

"你是不是冬瓜头的人？"

我还是摇摇头。

有人拽走了我腋下的棉毯，还有人开始翻我的衣袋，又在我的腰身和胯裆里摸了两把，一直捏到我的脚跟。他们肯定很失望，就像刚才搜我的警察一样，一边搜一边骂骂咧咧，气不打一处来。我真希望身上复杂一点，比方有成千上万的赃款被他们一举查获，起码也要有点凶器或者白粉什么的，让他们搜得顺心一些。我固然清白无辜，但总不至于乞丐一样可怜吧？可惜，我眼下偏偏就像个乞丐，很没面子，很没内容，只有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领到的旧棉毯，一支牙刷也只剩半截。警察警惕一切金属物品，担心牙刷把也可以磨尖，长度足以抵达心脏，只给我一个没把的牙刷头。

“脱鞋！”这一声命令好像也冲着我来的。

我的鞋子肯定也会让他们扫兴。鞋底里没有什么夹层。一双胶鞋好几个月没洗了，一定臭气冲天。

“对不起了，各位兄弟，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很不好意思。不过，过几天家里人会来看我的。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各位失望。今天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的声音哆嗦。

“你还懂规矩么。”一个小脑袋对我阴阴地一笑，“不过你今天搅了老子的好梦，早不来晚不来，老子一梦到表妹你就来！”

这能怪我么？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光头，没见过这么多邪恶的笑。也许是太拥挤，还刚进夏天，他们全光着油汪汪的大膀子，喷发出一团团酸汗气，像一种半生半熟夹须带毛的咸肉刚出蒸笼。他们生活在蒸笼里，脾气想必都在高热和膨胀，哪怕是一句好话出口，都是凶狠狠的烙人。目光这么一盯，就能在我的身上戳个洞。咧开大嘴一笑，热浪就能在我脸上燎起火泡。这些阎王爷想收拾我那还不就是捏死只蚊子？

“各位兄弟，各位大爷，我确实是冤枉，确实倒了大霉。是他们抓错了人。我不过是偷看了一下妓女。”

“这家伙偷看妓女！”有人大叫一声，引起再一次哄笑。

“我身体不好，从小就贫血，三岁得过脑膜炎，八岁得过肺结核，十八岁时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我信口胡编，想引起他们的同情。

“少啰唆，你在外面打什么工？”

“记者，实习记者。”

“那你是大学生？”

“当然。”

他们又笑。有意思，记者也坐牢，教授也坐牢吧？什么时候抓几个教授来，让我们也听听教授放屁，看是玫瑰屁还是茉莉屁。有人这样说。

二

我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直伏在大床台的那一端，旁边有两个人正在侍候他，一个给他打扇，另一个在他背上按摩，把他侍候得皇帝一样，只差没站上几个太监和嫔妃了。这个人一身精瘦，撅着个小屁股，背上和胳膊有刺青文身，是梅花或鳄鱼什么的。一只眼浑浊不明，还有点斜视，因此两眼放出的目光处于交错状态，一道正面射过来时，另一道朝右上方斜过去了，照管着墙上一个堆放杂物的隔板。我注意到，犯人们笑过以后都把目光投向他，似乎在恭候指示。

他懒懒地说了句：“说话还乖巧。也会唱歌吧？”

我不知道他交错的目光是在看哪个方向。

小脑袋立即冲着我大吼：“问你话呢！聋了？”

“是问我么？”

“当然是问你。”

“是问……唱歌？”

“就是！问你能不能唱歌！”

“能，当然能。”

“唱一个听听，唱那个莫斯科。”

床上又丢来一句懒懒的圣旨。

我还是犯糊涂，不仅没法对接发令者交错的目光，而且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莫斯科，是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什么意思？枪战片突然切换成烹调节目，夜总会里冷不丁分

发儿童课本，一定是视频信号乱套了。几个犯人不容我检查视频，又冲着我大吼：大哥要你嚎春，你耳朵打蚊子？你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要我们给你提提精神呵？……有人揪住我的耳朵往上扯，朝我屁股踢了一脚，让我把腰伸直一点，把胸挺高一点。他们只差没有塞来一支话筒并且升起大幕。

可这哪是唱歌的地方？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伴奏，甚至没有一口干净清爽的空气。这还是在地球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是否知道我在这个鬼地方？这还是在人世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此时正在何处？一天来的逃跑、抓捕以及审讯过去了，录像带快进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我突然定格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一头扎进这个汗气滚滚的蒸肉堆里，已经身软如泥和心如死灰，哪还有心情走向莫斯科手风琴声声的郊外？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树叶在沙沙响
……

我不能不唱，不能不打开僵硬的口腔。眼下就算是要我在粪池里扎猛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只能闭着眼睛捏住鼻子往里扎了。我的音色和腹部共鸣一定镇住了他们，刚唱出两句，斜视眼就眼睛眨巴眨巴，一条缺水的鱼，在歌声的滋润和浇灌之下重新有了活气。他兴冲冲地在床上一跃而起，推开打扇和按摩的小伙计，找出一个笔记本，在本子里翻找着什么。也许是找到了熟悉的地方，兴起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嚎上一嘴。虽然我紧张得有些气短，声音有时也飘忽，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后来我才知道，相对于我的跑调，他的声音更是完全大撒把，一声嚎上去，又一声嚎下来，再一声嚎上去，一台没有方向盘的坦克，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横冲直闯，一再把

我的旋律碾轧得粉身碎骨。

唱！再唱！还有第三段，妈妈的你唱呵！他碾得很开心，眉开眼笑地再点一首《亚洲雄风》。等我唱起了头，照例不由分说地上来添乱，每嚎出一拍就重重跺出一脚雄风，发出叭叭的响声。这还不够，他把几个塑料饭瓢翻过来当作架子鼓，筷头在上面敲出鼓点，一扬手，筷头敲错了地方，敲到周边的脑袋上，敲得那些人或是吐舌头，或是做鬼脸，也嘿嘿嘿地跟着他发癫，放出一些牛喊马叫。

《妹妹你坐船头》更使他心花怒放，一身皮肉浪荡，把一条毛巾缠到头上，又用衬衣在衣襟里塞出两个大奶子，在床台上扭腰肢，撅屁股，抛媚眼，抹刘海，再加上一些洗澡搓背或者骑马扬鞭的动作。有个犯人把一只鞋子递给他，他就把鞋子当作话筒，拿出大歌星的爱心，与台下听众一一亲切握手，包括把我的手也捏住摇了两下，赢得了满场的大笑和鼓掌——犯人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拍他的马屁。

我没料到监仓里有这种疯狂，但暗自庆幸他们已经忘记了我，入牢时免不了的毒打，看来让我躲过去了。

高高监视窗上传来一声怒吼，“闹什么？吃多了是吧？伙食标准太高了是吧？”

大家朝窗口看了一眼，突然收声，各自偷偷溜回自己的床位。我还有半支歌在喉管里，也只能吞回去，迅速关机。谢天谢地。我关机了。一台多功能多碟位的肉质 CD 总算可以撒尿了。我喉干舌燥，头昏眼花，找到了我的旧棉毯，找到了我的一只鞋和另一只鞋，开始寻找厕所，再寻找今夜的容身之处。我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跨过一些头脚交错的人体，蹑手蹑脚来到水池边的时候，哗啦一声，两个纸包砸在我的脚跟前。

回头一看，是小脑袋冲着我一笑。“强哥赏你一个夜宵！”

哇——周围几个面黄肌瘦的汉子都有狗鼻子，刷地一下坐起

来，嫉妒的眼光在那些纸包上生根，口水的吞咽声丝丝入耳。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我来不及犹豫，更无心慷慨，两眼一鼓，喉头一滚，两块方便面，还有两支火腿肠，顷刻间就在我嘴里不知去向，连嗝都没有一个。我不相信自己已经吃过了，更无法知道方便面与火腿肠有何区别，只知道眼前的包装袋里确实已经空了。这就是说，我刚才吃过了。

“纸！”一个汉子大喝，指着我的纸袋。

我不知什么意思，把纸袋给他。

他接过纸袋，伸出灵巧的长舌，把纸袋里的面屑和油渍舔得干干净净。

到这时，事情算是彻底完结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其他汉子这才快快地躺回去。其中有一个大概馋得恨恨不已，装作伸懒腰，把我狠狠地踹了一脚。

我痛得好半天没有透过气来。

三

监仓里又破又脏，简直是个垃圾站，既没有后来才有的电视和电扇，也没有后来才有的电视监测眼。在大部分时间里，这里是没人管束的自由世界，打架放血是家常便饭，拉帮结伙弱肉强食也是必然结果，牢头也就应运而生。新犯人入仓，先得饱挨一顿杀威拳，从此服服帖帖效忠牢头，就是第一堂必修课。

我听说过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从进门第一刻起，我的膝盖就一直在发软，背没有伸直过，还差一点把尿拉在裤子里。我没料到几首歌把最恐怖的第一夜混过去了，没料到牢头是个世界上最不懂音乐的音乐狂，没有什么心眼，刚好掉在我的饭碗里。也许我可以继续用唱歌稳住他。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屋顶。过了好一阵，我才确证这是一个屋顶，是我往后天天要看到的屋顶。我拍拍脑袋，明白了自己身边不会有床头灯和电视遥控器，不会有牛奶和苹果，更不会有未婚妻的留言纸条……倒是有一只男人的大脚，带着一圈脚气病白花花的皮屑，还有脚趾间触目的黑泥，横蛮地堵住了我的嘴。

你他妈的脚往哪里放？我正准备开骂，突然想到昨晚上猛踢过来的脚，就是这只脚吧？莫不是哪个杀人犯的脚？这一想，我再次避开它，宁可忍气吞声，不能惹事生非。

在脚的那一边，亮了一整夜的那盏昏灯之下，人影晃动着。有洗脸的声音，水盆相撞的声音，还有各种骂人的粗话，更有大小便噼里啪啦的喧嚣。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心想事情怎么成了这样？我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好歹也是个发表过作品的歌坛新秀，甚至还快混成局长的乘龙快婿了，怎么一晃眼就睡在这大小便的声音里？我不会永远睡在一个公共厕所吧？

天啦，我当初不该去华天宾馆。我不了解小余他们，真以为他们只是去看看妓女，不知道他们是冒充警察敲诈勒索。我看见他们从宾馆大门里仓皇逃出，在一片“抓骗子”“抓骗子”的喊声中跑得比老鼠还快。其实，当时我应该继续挑选我的歌带，继续喝我的可口可乐，不该跟着他们乱窜。我没诈钱，跑什么跑？有必要跟着他们跑吗？那一刻我肯定吃错了药，无异于做贼心虚，自跳火坑，送目标上门，刚好被真正的警察抓了正着。要命的是，我皮包里有一支走私手枪，虽然只是玩物，虽然在我手里从没真正用过，但成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物证。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有两个同案犯逃脱了。在把他们抓获归案之前，在他们能够证明手枪的来龙去脉之前，我浑身长满嘴也没有用。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时刻祈祷他们早一点落网归案，虽然这种祈祷很不义气，很卑鄙小人，但此时此刻我别无选择。我一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